# 太函集

# 太函集卷之二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傳七首

### 閔莊簡公傳

閔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卽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捐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毀如禮世父遺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

夫立表下自釋衰經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公曰文王旣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襄惠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撓　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

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
皆稱闊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詞
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
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鐇反　詔繫
寘鐇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
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遷轉考功郎
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
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
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柰
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

乃竟蔵斥有　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諤諤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馬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謫戍諸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吏奉行唯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識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私謁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

欲勦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張桂自此嗛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勳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上齋宿南郊群校有嚚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人　上命太常察嚚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寛之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復上脩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書會

刑部缺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　朝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于其鄰公進左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故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中官受告容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曰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艼夜不寢諸子

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
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罷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囑
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
石樹公後堂公不荅其後僚屬遞至皆爲張公致丁
寧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
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
嗛公　九廟灾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不
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
老非疾柰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尚
書己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縶苛人言其子甲多

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弒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書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已

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大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賛一辭文恪宜言曰　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惴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文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公辭直議格

不行信州相國釋憾於鄉人連坐考功司郎中雷禮詔已下公不能持喟然嘆曰世顧求多於善人吾未知所税駕矣輒欲辭去會　溫旨累下不忍言當是時袁州信州相構　上遣中使就問公署意在公公故爲刑部侍郎業已廷推入閣其後推者凡八九公悉與焉及國秉歸袁州事遂寢若郊天祈穀視牲攝祭諸大禮　上亟遣公公愈益謙謙端居守已而已歷尚書十二年考始加太子太保授榮祿大夫司封進曰故尚書始進一品輒得爲曾大父毋請封公業已踰十二年其以例請公謝曰恩自上出非臣下所

敢干淵未有尺寸功柰何干數世之澤時袁州冑子
干國政睥睨公卿獨父事公執子弟禮然心固憚公
公亦不樂久居位已酉上疏曰臣入官四十五載受
國恩最深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置百官長臣未能
以秋毫報塞狗馬心終不能忘明年當察計吏諸年
老者吏部悉以致仕請罷之臣幸得受杖國中固引
年之期也臣復強顏在事其何辭於庶官願乞骸骨
上高其議許之諸子聞公歸逆公津口公既濟語諸
子曰吾自弱至老往往爲數千里游備嘗險阻艱難
不可勝述今既濟吾知免矣小子戒之公登貴且歷

美官其節儉出于天性即退食尚書署十年若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錄蔭部議悉從優　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之外無留行莫不中命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黠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 明兵部尚書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揭陽鮀江里人也其先莆人徙揭陽　上五年公舉進士除度支郎嘗主河西告糴核諸豪闌出貸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不敢撓漕法又陳言鹽筴便宜事　上從之京師饑公行縣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會咸寧侯仇鸞戍梧鸞軍吏藉鸞聲勢橫甚公捕首事者十餘曹箠遣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供億公省

繇費使民即督府倚辦郡中又事事可卒辦居梧四年梧大治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至得莫登庸篡立狀　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徼得虜虛實登庸方行金寨上間我軍闕吏無所禁公下令諸吏民即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諜者遂絕公乃謁司馬毛公曰公等奉　詔討賊懸孤軍深入此難以趣利龍憑諸夷趙楷韋應李寰等且約虜為內應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為變又楷寰精悍難卒勝獨韋應懦易擒耳應擒楷寰可虜也語

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三人登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府酋長黃朝授方略伏甲士擒應亡何獲稍衆皆論死斷藤峽反酋勝海刺死海弟公丁反故地公出奇計虜公丁公從兩軍鼓譟進夾擊公丁餘黨大破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千人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黃賢相割據峒峒改歷思明府忠州數爭之議未決乃下公議公曰從民便不若割峒屬南寧置倅車一人填撫之此得峒完何取圖籍紛更之爲峒民曰幸甚黃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

老若賢相久矣今且有主柰何從賢相反哉願遣一
偏將軍移軍軍南寧旦夕且下居有頃賢相以地降
登庸聞之恐曰　上發兵討我諸將不急擊顧先平
諸內夷嘗我也公護軍軍龍憑壁虜境上御史獲諜
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其縛遣之丁南傑
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爲虜登庸愈益恐乃欵關請
降遣諸子莫文明入　朝上疏請罪　詔罷安南爲
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公論功最語在毛
公檄中公故受叅政乃　賜爵一級賞有差無何領
四川按察使尋以陜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

陜西乙巳進兵部右侍郎部署宣大督府始至奏裨將卻永姜韻等罷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亭鄣陰遣勁卒數百以朱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署卒所卒面縛受罪以爲神由是戍卒亡敢失伍者八月匈奴大入公徵諸將兵卻之簡材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去　上聞之賜璽書勞公公以邊地踔遠虜出沒難備乃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墻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蔭公子思佐餘如故大同宗室充灼等謀不道且開虜入公知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

戳尚文本謀絕口不言功　詔繫充灼棄市公進左都御史蔭公弟萬程已酉春虜宣言寇宣府且游居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卽盛氣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銳卒代宣府將虜可格也　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家莊不備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戰三日夜圍娶解公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請覘虜狀而後長驅俱死無爲也公叱曰逗遛者傳軍法公躍馬爲諸騎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列車騎曳柴進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尚文從輕騎掩

虜後破之獻首功四十級　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賞賜甚厚五月　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奔喪去庚戌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師羣臣上議請亟召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入薄城下　上憂之甚趣召公爲兵部尚書公聞詔泣曰臣待罪行間　主憂至此此臣效死報　主之秋也乃倍日幷行乘傳　四十日詣　闕下而大將軍仇鸞雅不喜公　上數問公不至又鸞譖公急乃以侍郎王公代公公罷勿用尋以兵部右侍郎經略紫荆諸關事公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　上怒

坐疏不敬廢爲庶人公還揭陽　上念公不置壬子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未聞　命尋卒年五十五公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　制曰可太史氏曰余讀漢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波從光武起故知兵　今天子修太平之業士去尺籍久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策制勝若嫂背宿將此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十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先尚書墓親荷畚負土此其關于人倫蓋天性也雖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

爲邪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 七烈傳

汪伯子曰吾宗著郡中久矣無論丈夫能也即女德亦往往聞焉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爲之立傳並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爲業娶草市孫氏頋甚莊居數年永錫

病瘵及病革永錫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即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早决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葢已丑冬十月上旬云其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瓛者鄭瓛長齡橋人汪自信行徙居長齡橋而汪天貴女歸鄭瓛居數月瓛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絕者三誓必

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夙巳紉縫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寬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詰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臥起毋令

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詒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訃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太學諸幼方穉穉其誰歸主喪毋必欲

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饘粥長跽請曰祖毋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毋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毋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毋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以此留毋且而父死國而毋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司上其事 詔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鮑氏死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疾

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毋曰
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醮之鮑聞
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
應宿曰君嚮與君毋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
知其他君毋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
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
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
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毋黨許聘稠墅
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輙斷髮絕粒必從鳳時

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毋遣家媪勞女女語媪曰
毋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
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
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
毋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
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祭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
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閶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為繼室應玄
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
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幸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終不舉箸既而告毋狀毋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顧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之無何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自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為李佯應曰諾日暮遣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食頃縊臥內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

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殞身於乎烈矣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茲更始引而彌光皎皎孫氏倔起窮鄉一言自決先夫子亡有美二姝嬪于著姓生也不偕死必須信燕爾新昏奄忽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煢煢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爲彭有如駒隙誰謂爲殤今名無數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宫女之

司直

## 鄭麒妻羅氏貞節傳

鄭諸生以逢掖來謁蓋言鄭麒妻云麒居歙之長齡橋婚呈坎羅氏邑中二姓最著世爲婚姻舉子踰年麒客死羅年二十六必從麒諸姒從容諫羅從一而死烈矣顧姑老孤始孩俯仰謂何寧事溝瀆羅悟乃飲泣治夫喪奉姑以天年終不遺餘力于天益當就外傳羅脫簪珥具束脩既而納婦于吳名家女也貧無以嫁羅謂納婦直以奉宗事何論有無居數年吳舉二子長維楨次維幹羅竊竊喜賴宗廟之靈吾家

幸有孫其後維楨業明經補郡博士弟子羅稱稱喜賴宗廟之靈孺子庶幾無忝先人羅稱素終身跬步不及門外里社爲劇諸士女聚族觀之羅獨留且戒家人勿往女德不通聲樂安事夜游居常閉戶辟纑爲梱內率乃今八十老矣不少休里父老縣文學上其狀郡大夫郡大夫表其閭曰貞節羅避舍曰天禍鄭氏未亡人柰何倍夫子以徼名大夫休矣汪道昆曰吾鄉婦女多奇節夫死則死之藉令死賢於生有死而已乃若送死立孤夫子將恃此以不死視一死不猶賢乎此可概諸中庸故足術也往鄭氏有死節

者余嘗爲之立傳則又可以死者與

王子鎭國少君傳

明分封同姓諸侯王子無慮千計乃若居王門而操士行問俗者可得而稱焉少君名厚柯鎭寧恭靖王少子　襄憲王曾孫也生而頎美脩然不群少習貴游喜聲伎蹴踘長受儒術親儒生退而深惟日華門主賓之人猶然力學以從王事柯備在鎭國顧自非薄而廢詩書國之恥也乃購遺書五千卷治樓居習小篆工八分日媤媤務文事旣則以奉　高皇帝約跬步不出國門譬則面墻即正明目何見於是室東

爲圃樹花竹若干畦客至輒帳具圃中爲布衣飲脩
爵無筭盡客驩客且行少君猶執玉斗奉盈而進客
往往謝不勝少君謝曰嗟乎吾獨未得從山公飲耳
及高陽生爲太守自稱酒徒少君故酒豪然數負大
守少君設部樂習吳歈太守至輒命升歌務盡長夜
少君進玉斗太守遞舉什二醻之少君避席曰公何
謂酒徒即山公不及也少君絕口不言郡事太守愈
益親之少君多御人不無怨者太守風少君毋叢怨
乃出良家子十餘暬少君故亡子若孫中年舉少子
國人大喜謂少君有天少君夙以孝友聞事毋事兄

唯謹毋有疾少君露禱請代疾乃平比兄嗣王少君
唯唯受命迄于白首無違言少君善治家務振人之
阨歲有災患收道殣數十百人歲疫則出禁方活病
者居有頃少子復殤國人吁嗟異之即少君不能
無怏怏仰天歎曰使天以予無罪則畀予嗣人使天
罪予則予不知所罪乃立王孫某爲少君子後襲王
曰善出國書爲之盟中執法氏曰信陵孟嘗則皆國
君介弟折節下士卒以多士爲名高夷考其所爲徒
豪舉耳彼其以武犯禁則俠者之雄乎少君無它腸
獨結客爲樂老而不倦天固奪其嗣謂之何哉曼室

有言少君故玄圃中人安事委蛻知言矣

許長公傳

吾郡中稱閭右世家首東門許氏長公自父及子三世皆受室吾宗長公始孩乃倍毋畜外王父所即多奇父汝賢叔汝弼客東吳並以鹽筴賈長公稍長父舍賈歸則命長公從叔游叔操長公廩廩長公善心計即贖日久可覆秋毫叔一切倚辦長公無不當叔叔喜客長公獨務爲傔佐客資居常恂恂即旅次讀書不輟某子甲以博閒侘坐客卒負長公叔所奏書記出長公客人人以爲不及叔立長公異毋弟鈺爲

後已而生子金居無何叔客死長公代金修叔業及金長悉歸金鈺入搆者言而固當後叔金非叔子第逐金金訟之鈺坐不直恚死鈺同母兄弟皆切齒必報金長公泣曰此釋憾不難吾叔將不血食乃厚拊鈺子卒舍金金又入搆者言鈇歸而算宜不盡金怨其事長公第自割予金金益張遥怨遥割長公殆且盡終弗明人言卵幾殈而公翼之不啻肉骨彼其反噬已甚何至無饜長公謝曰寧金負鈇無寧鈇負叔嘗屬季弟代上鹽課季負帑歸課過期法當没長公無所問第稱貸上之及長公終父喪困甚僅從俗藁

葬輒以收責東游比歲除詩家人相對泣也人子不
及終大事胡為乎至此哉遂焚券歸自是不復東矣
歸而發視舉宗獨嚴事長公月為期長公必杖而會
食諸子弟有郤長公必居其間或難與言由由然務
入而後已每諭家世輒仰天嘆曰東門氏其有興乎
必吾後也長公婚汪處士憲季女是為孺人處士故
饒未有子數奇季女安得而丈夫子邪及歸長公則
舅老而姑繼也姑臞息三子相與月攝孺人孺人內
奉舅姑外應庭戶部署諸叔諸娣不絕門外親長公
卒數歲一歸齋用累歲月一至孺人脫簪珥盡日夜

力女紅爲資給是舉室安孺人長公無卻顧矣孺人
舉二子沂既長太史國始生生七年始及見長公滕
下孺人獨任二子學既又任二子昏既歲入詘然中
外事悉辦至其自御則併日一食終歲一單衣蓋二
十年往矣長公既贅孺人親匕箸上食長公會歲大
饑日奉益乏即蔬食具必先飯長公餘及子舍中顧
私與諸婦共糠覈若客供具及親黨問遺孺人輒辦
應之終不以力詘廢禮父處士歿母黃媪及陳氏姊
皆廢居父之貧顧反依孺人終老母姊死以禮葬之
里中有言孺人不負處士丈夫子矣孺人敬祠事信

禨祥每從里婦召巫神應如響太史數舉不利長公以為憂孺人私語曰此勿憂直憂吾兩人者弗逮耳辛酉太史舉鄉試第一長公以天年終明年孺人即世越乙丑太史始起家隆慶改元始得以翰林院檢討封孺人贈父若毋司馬氏曰許長公以義困孺人以攻苦力贊之概諸古人加梁孟一等矣往聞長公家難破其產僦一廛市中市豪且齮齕之會太史補諸生幸得寢嗟乎為善者岌岌逮矣非天定惡能勝乎孺人乳兒時宿不飽且雨雪日中擁敝枲乳臥內突無烟太史每涕泣道之傷哉貧也兩人者當厄即

志士且不堪衝獨茹荼如飴殆亦知躬自游而太史厚也即太史以其親顯豈唯太史能哉

范長君傳

司馬氏曰儒者以詩書為本業視貨殖輒厚之揣令服賈而仁義存焉賈何負也海陽故多善賈而林塘范氏特聞長君席故資賈鹽筴非其好也深惟而慨自傷使錙涸市井競刀錐且不得與諸儒齒即致鉅萬何益哉於是游諸賢豪折節自下諸賢豪率高長君義則字長君而交譽之汝琢其託之賈人乎此不逢掖而儒者也居常佩佩衣冠杖屨必有常與人無

踈戚尊卑必矜巳諾縣大夫辟長君爲黨正訟者爭質成會邑人對簿縣中當大辟市豪請行閒力能得之縣大夫獨黨正議堅卒傅之法里中語曰寧干縣令毋干黨正其婞直如此至其孝友敦睦肫肫用情則又篤行君子矣中年舉二丈夫子擇可而命之泓椎少文爾脩吾業涞有志學古爾爲儒里俗率操佔畢以賈芬華安事儒矣爾曹第爲儒賈毋爲賈儒二子唯唯嘉靖癸丑長君以天年終其後泓以賈起家涞對公車授南城令令始釋褐亟謁不佞傳長公曾不佞弛心思弗果及其受南城也將宿　君命必得

請乃行自言仕不逮親非藉明公一言無以面筵几
且不肖倍親久誰其日討而訓之願舉吾父質行揭
之庭日誦法言如親受命余惟長君以匹夫抗三尺
法卒行於縣大夫此其不磷不緇堅白具矣第令執
此以往何論南城令行乎哉義墻有餘師矣夫匹夫
爲天子守法即彊有力者不能干古人以彊項而矜
縣官皆是物也要以孝友敦睦壹禀於肫肫夫然後
無間於人心廉不劌矣令求世德宜必以堅白鳴本
諸豈弟而紀綱之政之善經也南城亦易與耳令行
乎哉長君故受室於陳爲丈人然不幸天四委禽而

得胡姬及二子生男事丈人唯謹丈人嘗志長君慈直以誇謗論建蘄仲甥實其言將自得師毋不佞以也

太函集卷之二十九

# 太函集卷之三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 傳六首

### 程漢陽傳

自世宗斥不令其後諸執政率奬廉直屬官常迄今文告日煩吏治日下要之吏者不爲厚利則爲名高彼其營營爲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營營爲名高因而罔利姦吏也當世以墨敗者什七八以姦敗者曾不能什二三固宜其下滋甚抑或皭然而不滓闇然而日章善矣甚者蜕舉乎污瀆之表利無所利名

無所名借曰不彰闇然自是善之善者也吾郡固多士吾獨善程漢陽始漢陽舉于鄉蓋與不佞同籍故尚書馮公爲督學使從廣衆目漢陽笑曰嘻德良亦憊耳庶及彊矣未艾也往者人或少德良而持予短柰何行縣而得老生德良即憊何老也于時漢陽年未壯公直以其憊而彊之越六年始成進士爲嘉靖癸丑余守司馬而郡中在都市者十餘曹則皆推轂漢陽即得邊郡易與耳使在郎署不亦發硎齒腐乎哉亡何除南京工部主事始入部即主竟庫故事自部尚書至諸郎吏率取辦竟庫而隸視之竒羨則以

待部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即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業已目攝之無所發莞庫故爲諸郎具竿牘具釀錢漢陽務以其身屛之即一牘一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真廠兼視漕漢陽令諸閘啓閉必以時諸沮撓者必以法會巽御史愷王副使一夔各藉其鄉寵靈橫甚至輒啓閘不可撻役夫而漢陽輒縛其卅人徇之市由是諸彊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畤江西大賈豪儀真故通諸蠻酋長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籍督府令集卅載

兵境內騷動市人赴部訟豪狀部且捕豪豪抵鄉人萬考功書爲豪請漢陽卒收豪以狥謝考功丁巳春考功署漢陽浮躁時太子太保王公都太宰詰考功往篤少宰獨多程郎何故見坐考功佯以漕司移司空文爲解量移安吉州同知時鄭端肅治漕其移文則暴戶部郎中王尚禮儀眞沮漕狀無預漢陽考功獨藉口甘心耳始入州境輒格督府令罷材官募州兵旣而倅長沙貳河間其嚴出入壹如居部主筦庫其操法壹如視漕卽循資遞遷所部未之奇也安陽郭公居太宰選部請以河間守栁州公曰程郎守固

嘗胡爲乎西鄙及公釋部事僅得戸部員外郎服除
官如故有頃進貴州司郎中司主餉薊門其嚴出入
操法亦如嚮者會諸郎與諸曹爭朝列主漢陽諸曹
由此目攝漢陽未之竒也執政方攝吏部瓊州守敷
敗州人抵吏部願乞一良二千石振之攝公謂諸曹
無如程郎乃補瓊州守選部則又以程郎未始有子
何置之海外而南爲尋徙漢陽余適塡楚且得代既
畧曰臣習漢陽守金廉直乃今置之漢陽漢陽都江
漢間最爾不及一大縣即若水溢守金可臥而治矣
承天守　先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乃今虚無人請

徙金守便是時余疏七事悉納之攝公方出劉御史補承天議坐格所部輙以此覘　上指詔當事者不急漢陽漢陽沈沈其嚴出入操法如故頃之上計吏部將以鹽筴授漢陽余謂所知者曰公不識漢陽邪柰何予鹽筴所知者告曰漢陽信賢然老矣余曰否否公直以其多鬚且斑白邪漢陽既倦遊計畢輙納繻　闕下改南轅而東余宣言曰相公楚人柰何令楚中失一廉吏既問而知其爲漢陽也屬吏部易繻而趣之漢陽余遺漢陽書公行所部尋上漢陽考即公薄二千石獨不爲若翁若毋博金緋地下乎及漢

陽上程書所部置他郡後而郡中獨余一疏格不中
覃恩他郡業已被恩漢陽不無怏怏會肺病作輒投
劾歸　上知其不可留予致仕其年五十八耳始漢
陽籍諸生未及壯卒之得謝未及耆先後並以老稱
此延陵相者之屬也藉第令老公孫弘馮唐何稱焉
漢陽父業中微至煩質劑兄鈺倜儻自負宜不易從
漢陽顧善事兄卒化而循禮弟早殀其孤寡悉仰給
漢陽中年畜兄季子爲後婦子具在食指益繁以故
歲奉多不供又而滋甚客至輒典笥衣供具笥屢空
客聞之相戒勿過嘗從所親問米價所親輒囊米石

餽之漢陽艴然曰旦日誠絕粮然終不以其故受外來餉所親或交以饋雖束帛報必相當既自漢陽歸惟是先人之四壁在伯兄業已即世諸兄弟子駸駸貧漢陽既困自支復若諸兄弟子不給至其歲出入操法愈益斤斤顧不及縣薄之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治五畝時至輒從田畯躬督之歲責種秫有差息僅當一緡有半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畝鍾之田何倒置也余聞之曰客言過矣王者天民民天食家食而自食其力庶幾不倍天民息勿論也漢陽與人抵掌論事析是非若秋毫

難者百端無兩可即杯酒細事必盡其辭少長執寀夫刀以軍法行酒不少貸坐客避席曰異日者公爲政固若此邪漢陽笑曰使金得當一方如此酒矣每從諸鄉大夫飲即驩甚必籠燈夜歸余謂之曰漢陽倔彊海內無兩終不聽顧鄉曲之譽日益起而郡守相則以鄉射賓漢陽人言　天子既幸辟雍令郡國皆得以秩節養老是冬十月漢陽始耆月之下丁與懸弧會郡大夫方代　天子饋醑爲壽漢陽漢陽樂矣余從諸鄉大夫後觴漢陽鄉大夫曰富貴而歸故鄉則古人侘之矣夫士或脩之鄉黨壞之市朝或伸

節于市朝而脩行于鄉黨兩者亦猶乎乞墦壟耳之類也富貴何為顧外之可以襲市朝內之不可以欺鄉黨比干稅駕其孰如漢陽貧至其攻苦而甘之終不以奇節自見其在宗族鄉黨亦胥積久而彰觀其深則有恥不辱者其人也彼其取節焉者抑或浮慕其硜硜淺之乎觀漢陽矣古有惇史鄉大夫職之司馬知漢陽深是在司馬不佞敬諾

江漸江先生傳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漸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久

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　國家
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余從
鄉大夫仕者百餘曹獨先生與余莫逆而余所嚴事
者亦惟先生茲幸從先生于鄉宜可傳而傳矣江故
蕭姓祚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遘子楨渡江避地遂易
江氏家篁墩而墓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
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雋部
公才始用賈起父舉六子叔璀季珍父命叔季受博
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叔什倍
季功恒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語在志中年十六

補縣諸生後八年而廪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
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
會不歲孳孳務賑恤悉捐不急儆無良境内頼之是
歲饑而不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
生業有政一呼輙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
中深結郡守相會誥傭人疾病死誥嗾傭人婦誣誥
所憾者黄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爲
誥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
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逡逡吶吶天官
意高安必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奔父喪

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秉禮部者貸袁州聱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得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書許諸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小臣奉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更定快船差乃先期具疏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託不行士伍獲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

爲信州守首捐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湔自
新不者按治毋貸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殪死
於道怨者徙屍崇舍旁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
前守置不問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寃御史迟語
監司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當避嫌
信州聞之嘆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唯此三尺法
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
崇事竟白上清眞人張彦頨死　上遣金吾治彦頨
喪金吾籍胄子當封盛意氣又阿　上旨騷驛百端
信州遺詩諷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

狀辭連信州司隷朱忠信不直金吾戒勿奏亡何張
氏不嗣　詔收眞人印綬郡人快之楚酋袁三以粤
兵反閩閩撫歸楚粤分部懼出袁州睨相含啗三由
彭蠡而西三趨豫章張甚佯言係故王胡督府歸浙
江會段御史按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
禍信州信州屬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
開府事亟請之信州進日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
近爲百萬生靈計藉分彼此境內謂何御史領之揖
信州出亟還郡三已聚黨薄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
嚴爲備三不敢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

反信州檄數賊罪無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
者予千金賊由是弃永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
山永豐二令罪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
往謝大以爲望則以計吏毆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
寢其奏會有　詔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跡下職方
信州乃從量移去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鄱陽
於家尋轉副使治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叅政先是
游民聚族採鑛棲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叅
政筴便宜四事未及行寇菜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
歙境叅政亟請督撫發兵截寇歸路悉殲之遂乘勝

錮銅山散其黨復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亡復嘯聚者叅政力也尋論功　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亡何轉雲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决筴且堅乃許致仕先生始讀禮倡舉宗治宗祠再歸而祠成乃始治居室堇堇耳及今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瑩力修辭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望叔又安敢督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第箧其中遺後世耳李年罷

胠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雜賓獨役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金若不佞道見時見客邇者墻東拓地五畝闢華黍堂堂下墳者樹瓜蔬行者樹秫樹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丈夫子四人孝友無間既授諸子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月命諸子合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召諸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廢視命諸子合更以月膳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羞稍溢則佐以公爨有上客則諸子羞鄉大夫居家無如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

出游率歲月一至漸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江先生云司馬氏曰余安能傳先生即傳矣安足傳也先生身不滿七尺而屹立若泰山故寡言言出若括中黄而中命居常擇地而履及其坦坦自率則委蛇若游龍望之凛然就而親之若承景含光不見其跡人謂余狂而先生狷也而先生終不以不羈弃余余始交先生十年攻其行矣竊自念曰直矣方矣殆難爲徒又十年而獲其心正直而壹歸于忠厚盖長者也又十年而覩其全也退而深惟曰嘻能白能玄能觚能圓徐不甘疾不苦柔不茹剛不吐庶幾乎大

雅君子哉　今天子方幸太學崇髙年不佞道昆竊
立傳故鄉以備惇史

江夫人傳

往江方伯最尚書郎　詔封尚書郎婦安人矣其後
逓遷不及考迄得謝不庚封安人而胡夫人也婦從
夫者也爲方伯婦則爲夫人安人而胡不夫人也夫
人吳出也而胡江夫人人也婦從夫者也爲江方伯婦
則爲江夫人夫人夫人而胡不江夫人也自昔女德備矣
非内言不信非外言不徵史氏傳女德董董焉江夫
人胡傳也詩不云乎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德不可以

終閟故必有聞內言則吾得之吾宗弟貞貞方伯甥
也宜足信外言吾得之方伯方伯不外譽也矧內稱
也宜足徵由內足信由外足徵江夫人胡不傳也內
外言何曰江氏世世家溪南吳蓋與之同里二姓並大
世婚姻夫人故擅公宮有至性年十二女弟生毋孫
目語中涓戒勿舉夫人則以鈞毋遺體力舉之卒歸
於朱中道殀有子而朱弗子也夫人則以女弟遺體
力子之父且客死淮諸子不克反葬夫人脫簪珥具
資斧歸父喪毋季年夫人代任諸子事疾任醫喪任
具葬任封里人謂莫非女也而夫人貞矣及歸方伯

事後姑諸姒娣槩左右之佩相及也夫人毋事姑兄弟事諸姒卒之姑無誶語諸姒無間言方伯自負笈以及稅輦不內顧自廩修以及祿入不預聞畢事則夫人質其成歲出入則夫人質其會耳方伯廩廩不取苟容退食亦從夫人質乎幸得一言以爲勺藥畀人謂莫非婦也而夫人順矣夫人舉丈夫子四長可學次可章次可登次可均及五舉于京師夫人屏甚即屬乳者比夜必置臥內寢之偶有不安乃割股於其側夫人淚隱隱霑席猶然以遠所恃爲子憂無何殤其哀滋甚女子二長歸方廷濟次歸汪居貞先後

有子七人夫人壹以鳲鳩著愛冢婦見倍哭之喪明
雖煦煦惟恐有傷然務持大義仲子築漸江之上將
以承几杖驩命曰涉園環堵且百夫人業已屢視不
外遊比告成則仲奉輿往凡扶侍所歷歷舉以告夫
人夫人正色曰孺子生吾家惡在其師家大人倫也
乃謝罷仲里人謂莫非母也夫人非直慈母也能食
而能教矣夫人故不乏之末乃益饒穀食澣衣今猶故
也夫人故孱末且老焦勞胼胝今猶故也往諸子分
日奉養語具方伯傳中比方伯終則諸子婦以次上
食顧日抱机庭內不啻啓重門而洞見之凡諸孫負戴

提携秋毫畢察上則賔客下則僕夫晝則授餐夜則
授寢悉出部署余見客夫人獨自宮中出上尊凡在
從行如歸安宅里人謂莫非内主也夫人共矣在室
言室有家言家居庭言庭居背言背四德具足内外
而庶言同江夫人胡不傳也歲丁丑方伯年七十諸
子將求名言以命觴方伯戒曰而翁無良即有可述
亦曲士之一節耳誠得司馬爲而翁傳壽不亦侈乎
諸子述方伯之言以告余余敬諾明年戊寅夫人年
七十諸子將求名言以命觴方伯戒曰而毋良其必
託諸名言而後顯誠得司馬爲而毋傳壽不亦侈乎

諸子述方伯之言以告余余敬諾未及期而夫人帥諸子方奉大事寢弗遑甫踰期而余亦奉大事乃令則諸子禫矣將脩成言以復夫人於是即次告余余敬諾

## 潘孺人傳

孺人潘孝廉侃妻也孺人倍孝廉孝廉未仕孺人雅以梱內誦義故人人稱潘孺人云孺人出芝黃父處士曰程栢孺人毋與孝廉毋並出鮑氏以兄弟相友最驩比生子女約為婚姻於是孺人歸潘為冢婦事舅姑孝舅姑宜之舅自東海歸病甚孝廉奉舅臥起

孺人寄衣襆門巷閒挾十旬供湯藥無少怠及姑病
孺人則以身奉姑姑安孺人屏諸娣勿進孺人不遺
餘力即溲溺必親承姑病革亟呼孺人當來願爲爾
婦孺人以冢婦當戶務攻苦爲諸婦先門內終身無
違言怡怡如也旣喪毋二弟叅孤則授資斧使治生
皆自給毋姊嫠也而貧孺人逆毋姊就舍毋事之且
曰毋亡猶幸得事毋姊舉宗嫠者皆就孺人食待之
舉火者十餘曹乙巳歲饑里中多菜色孝廉屬孺人
爲糜粥餔餓人始而聚食者數十百人旬日則千人
以上乃分粟隣家各炊二釜佐孺人無何新穀登里

中饑而不害里俗貴男賤女即閭右家數生女或不
留孝廉內徐氏姬乃生女家人謂孺人三舉女矣惡
用妾女為孺人卒舉之視如己女其後徐生子幾殆
賴孺人煦沫活之孺人舉女凡五或有後言孺人謝
曰赤子匍匐井中隣人皆有所不忍況吾子也吾患
其不能奉箕箒耳即褘翟不具吾何患焉同里汪毋
因所親謁孺人願得為孺人肺腑孺人許諾則以中
女字汪毋子若汀頃之女殤汪毋哀之甚夭奪孺人
女柰何使我失孺人孺人亦不欲絕汪毋歡復字少
女季女納曹生采曹生生二年而孤孺人歎曰曹氏

宗若綴旒惴是惴惴在耳遂雜曹生歸室孺人母之
孺人力作起家治五女裝嬴詘必中度皆躬自筭畫
未嘗貽夫子憂及諸女有家則皆閑姆教稱能婦化
孺人之屬也歲乙巳孺人卒親戚隣里鄉黨莫不盡
哀嗟乎以孺人之質行而不逮夫子顯榮司命謂何
耳汪道昆曰周以內德興關雎是已以順為正其斯
為百嘉之宗與孔子欲為東周春秋乃作由閨門以
正始未嘗不惓惓焉正則順順則成古今未之有改
也余聞孝廉之居近墓室中夜聞哭聲孺人謂吾家
世忝嘗於斯未嘗有異人無異德妖何能為舉室第

安居毋自爲妖耳聞者謂得春秋之義庶幾乎正而順者邪孝肅故以春秋起家其内治可知已

太學生潘圖南傳

作者之言曰傳者傳也述逝者之美以傳之後世者也潘生殀矣吾惡乎傳之無亦其美爲可傳即無年而有述也傳曰潘之先自婺從嚴鎮右閭右稱世家少翁五男三嫡二庶圖南以嫡而居第五幼善事父兄世父起汀州首以經術倡諸子弟次翁子京南以脩古著蓋與近屬仲子緯齊名圖南始勝冠命字鵬舉始受書家塾心竊竊急二昆既從黄光禄婚父命

之賈閩南弗善也俯而深惟賈者徒慕羶而穴市中
直糊其口耳吾曹固將攻百家茹千古羶何慕焉遂
載五車歸瞠乎從二昆後汀州大喜則謂閩南鄉人
什七賈而什三儒不端行而道儒則并行而徑賈矣
籍第令得徑曾何足以一當夷庚若以舍賈而來必
不以趨賈而去於吾子行增一美矣幸哉既而客築
閩南若毋爲丘里之士　今主上冲聖方建首善幸
成均簡大司成廣厲國士若亟趨函丈立橋門北面
而師之東面而友之其斯以爲天下士也閩南敬諾
丁丑入貲游太學且將治行宵中病溲甫挾日輙不

起行年二十八耳汀州痛哭曰圖南已矣天不欲大吾門乎是何負於扶搖不中道而折其翼也孤子一生四年曰養義司馬氏曰語壽則松栢獨也顧青青而不芳芝蘭芳矣顧幽深而遄死稱物者其芳足多也視彼後凋何讓焉傳者之傳圖南大率類此不佞習諸潘三世矣自汀州以迄諸少莫不翩翩顧獨嫗鵬舉而殛之何以故要之天命集矣而盈不耐無虐地靈宣矣而沃不耐無瘠家發其祥矣而休不耐無咎人稟其秀矣而成不耐無虧理有固然寧詎能必其各足而無憾也吾於安仁有遺憾矣鵬舉其後死

者與

處士陳貞靖先生及孝廉仲子傳

自昔以布衣爲名高若魯仲連之徒是已其有不合者則俠也非處士也其或以勇退爲高義若靖節是已其有不合者則固也非處士也抑或以文辭取重若西河夫子其人其有不合者則藝成而下者耳非處士也余所交海內之士廣矣必其抱處士之義不俠而高不固而確不挾藝而彬彬者則吾鄉得陳達甫一人焉達甫世家休寧名有守父鰲受遂昌文學獨達甫行踰年而歸輙名故所過城邑時達甫始擘

草父大奇之稍長受仲兄有容春秋顧㗊㗊蔣博士家言而誦法古始其後從父之沁水徧讀篋中藏書鄉大夫李尚書瀚常評事倫悉出墳典以下授之亡不周覽及仲以明經舉父釋沁水歸於是達甫試有司輒以田間冠入試歸補郡諸生籍諸生灑然從之夫夫哆口爲三墳行且應庖犧氏科斗詔矣守諸生不利輒謝學官辭曰鯫生繫一而廢三吾往矣如使匏繫故業不啻桎梏終身卒使先世聞人前言往行不述鄉之遺佚潛德弗彰古昔作者之言蕪亂弗緝非吾志也於時同舍生江瓘王寅亦皆謝去三人者

壹意脩古達甫獨負俗而窮其源文自扶風而遡龍門祖左氏詩自大曆而遡漢魏祖離騷雖夷醜亦復伉之安得投河洛索圖書爲猶賢也達甫睢睢自若終不以其故詭隨嘗太息曰使吾無當於左丘屈原即當世然之吾何敢信幸得一當千古即當世非之吾何敢疑故言出或以爲狂而都人士自江方伯民璞方中丞定之以及不佞乃心竊多之矣里居避諸顯者不與通縣大夫數以鄉射賓之謝弗往有司干旄及門謝弗逆所部索達甫一家言授之梓氏謝弗及謀顧於鄉大夫悅吾三人於部使行縣者悅徐方

伯子與子與鄕以比部讞江南獄過達甫於家達甫見籥及笙脩通家好中年不出州里則爲子與過長與達甫春秋既耆輒罷著述語人曰吾嘗急三事而兼儒冠迄今猶未卒業今且衰矣夫業鉛槧均也其爲桎梏均也如其舍今而修古吾寧兩忘達甫故不問家不辨刀布良苦衡石輕重父兄故廉吏至達甫愈益貧自負固豪往往避市囂而親酒德年少日盡一斗挾筴而歌嗚嗚季年課子舍中以時嬴縮自仲夏及仲秋損什之四其三時則益二升居常則左右手爲兩榼博塞行酒左勝則右手引滿而釂右勝亦

如之臥内屋穿霤中見斗中夜大呼曰斗之下唯吾一老耳夫非天牖我哉每得不佞所爲文未嘗不欣欣然喜也何物伯玉又當割我鴻溝及不佞既平東夷達甫屏聲詩十年矣聞而作氣賦鐃歌十章自言曰老夫揮筆如戈誰謂吾老達甫生而偷碩髙視而奮膺剡剡弁行不自知其屨之起也時而出王家人莫知所之或臨水或登城踟躕四顧然後去習達甫者則以爲獨行君子其不然乎伯子籥補縣諸生尋棄歸餐仲子即筌也達甫以仲兄遺命則以筌後仲兄既告廟而見筌瑞州馮几而拊筌首曰若爲吾子

他日第踵君翁瑞州故無家僮遺一席地貨爲喪具比筌逆婦則從達甫受鬻筌毋事宜人竭力爲孝養達甫故家人産無幾不忍割而予筌筌曰筌業巳後先公尚安事割無何宜人即世日持一溢米終三年喪其養達甫一如宜人愈益力筌脩頎類達甫負儁才出則取高等都名公卿三代之英何弗逮也達甫既遣筌從胡御史宥受易已復從不佞受古文辭居縣文學舍中則與詹孝廉景鳳曹儀部誥范南城淶善即三人雅自負且先鳴比遇筌未嘗不折節自下巳從張令君試試令君首舉之夢一老父語曰明當

捷南畿鄉抵督學使者庚午試殿筌意氣愈益激昂
昔夢老父更語曰今且入場無事再試張令君上筌
狀宜亟收督學從之時太守徐公故以寶應令入覲
試事得筌卷首推轂筌主試馬公頷之曰生非不肖
然呺然大矣遂左次再與計偕昔夢鄉老父語曰生
固當甲之甲今且乙之歸毋讀王太史錫爵文第讀
陳太史棟文再舉得矣其年陳太史卒故云夢即以
幻語戲之耳筌踽踽視達甫客非所習輒閉門拒之
不佞語之曰安得避世如若翁若且涉世矣筌敬諾
不佞釋閩事而家食客奉不周筌以為言以列卿之

家而窶若此不依語之曰大丈夫意氣自期無出處
羸詘一也雖在方丈無忘簞瓢雖在簞瓢顧無負方
丈不佞終身誦此矣筌敬諾及其以孝廉舉也藉用
擬諸素封逹甫就養含中几杖必良脩瀡必備服御
必適使令必馴嘗獨力爲先世表閭已復爲先世建
祠事不給則貸毋錢數千百緡既則以逹甫出游庭
戶不用杖里門不用車乃泭溪上爲一葦游日奉逹
甫行樂筌始以諸生困蒇養不貲人言仲魚貧翁胡
不爲仲魚地也逹甫笑曰貧士固然置勿問筌既得
意溢費而厚亡人言仲魚不折節爲儉將猶故貧翁

胡不爲仲魚地也達甫笑曰狂士固然置勿問丙子秋九月二日筌以洩血亡年四十二人言天道遠矣胡不遺耆老而奪仲魚不佞茹泣而弔之達甫無傷也曰天命固然置勿問明年歲暮始聚仲魚喪歸吾友王元美四部稿成願借而一寓目越二日達甫以天年終盖踰耋者歲周歲之杪乃屬纊嗟乎達甫去世儒而從作者力既倦而俱舍之古今徑庭無庸取節槩諸質行即羲皇以上何加焉其視輓近世所趨殆猶覓崙之視碣石矣始安仲魚之貧也善爲人父者能之及仲魚既倍一旦亡盈背之福而安故貧非

善爲衆父父者不能也不依從鄉大夫後門言行之合于道者則稱之其最著者則諆諸衆而私謚之按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遂謚之曰貞靜且以告之鄉大夫嗟乎貞靖得子孝廉肖矣予之奇而奪之速天其無意乎顏氏曾氏之子同科或養或不養惟天所授其若路與點何樂天知命故不憂此真處士事也

太函集卷之三十